

古汉语词汇讲话

何九盈 蒋绍愚



北京出版社

古汉语词汇讲话

何九盈 蒋绍愚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用丰富的资料，浅显的语言，论述了古汉语词汇的一些基本知识。如：词汇的历史发展、构成，词义演变的规律，以及怎样学习古汉语词汇等问题。这虽然是一本普及读物，但其中也有不少意见是著者的新看法。可供文科大学生和中小学语文教师、语言文字工作者阅读。

古汉语词汇讲话

何九盈 蒋绍愚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875 印张 98,000 字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6,000

书号：9071·65 定价：0.38 元

前 言

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迄今为止还做得很不够。严格说来，这还是一块需要我们用辛勤的劳动进一步开垦的荒地。我们这样谈问题，并不是要把古人和今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笔抹煞；而是认为：这方面要做的工作，的确还非常之多；而且跟语音、语法相比，古汉语词汇的研究算是最落后的了。

诚然，前人在个别词义的考证、辨析和某些特殊词语、方言词语的研究方面也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汉语词汇发展的整个历史和断代词汇历史的研究，专书词汇的研究以及词汇和语音、语法之间关系的研究等，基本上没有开展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写一本关于古汉语词汇的专著，那怕是写一本小书，困难也是很多的。正因为困难很多，我们觉得更有必要就这个题目做点文章。于是，我们就以尝试的态度，写了这本《古汉语词汇讲话》。之所以采取“讲话”这个形式，也并非我们真的有多少动听的“话”要“讲”给读者听，而是觉得这样谈问题比较自由些。在这个题目之下，我们既不必系统地讲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也不必全面地来概括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而是讲一些我们认为对学习古汉语词汇和阅读古书可能有帮助的问题。所谓“有帮助”也只不

过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怎么样，也只能由读者来检验了。

在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我们力图在吸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把自己通过对原始材料的研究得出的一些不成熟的结论告诉给读者，希望跟读者一起推进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学术研究总是逐步向前发展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把问题解决得完美无缺，而不是完美无缺甚或有某些错误的意见也应该让作者讲出来，这样，才能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如果大家都只重复一些人所共知的现成结论，那古汉语的词汇研究何时才能有新的进展呢。

在这本书里，我们较多地引用了一些原始材料（包括例句），这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读者只是简单地接受一些结论性意见，而是希望读者根据这些材料来思考一番，看书中的一些结论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也可以据此得出更科学的论断。同时，我们也觉得，多引点原始材料，对有些读者来说，也有可能借此扩大知识面，进而培养研究古汉语词汇的兴趣。

“讲话”总得要有一个对象。我们选择的对象是大学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中小学教师和一般干部。虽然，我们也尽了一定的努力把“话”“讲”得通俗一点，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志能够读懂它。但既然讲的是古汉语词汇，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专门知识，这对于某些没有接触过文字学、音韵学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困难。但是，只要硬着头皮读一读，并动脑筋想一想，大体上是可以读懂的。而且，就全书来说，这类问题也不占

主要地位。

本书初稿写于一九七八年度寒假，时过一年多，到了今年四月才又利用授课之余作了一点修改。由于著者并没有什么写书的经验，水平也很有限，书中的缺点、错误肯定不少。我们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这个“讲话”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北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帮助，特别是文史编辑室的编辑同志，细致地审阅了全稿，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著 者

一九八〇年五月于北京西郊

目 录

前 言	1
一 绪论	1
二 词汇的历史发展	9
三 词的构成	24
四 词的书写形式	35
五 词的本义	44
六 词的引申义	56
七 同义词	68
八 反义词	80
九 同源词	97
十 固定词组和特殊词汇	110
十一 怎样确定句中词义	125
十二 怎样掌握古汉语词汇	136

一 绪 论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许多青年同志都在奋发学习。有的攻读理工，有的攻读医农，有的则有志于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不但是为了总结过去，而且也关系到现在。象《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历史名著，不是至今还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吗？象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伟大诗人的诗篇，不是至今还流传在群众之中，有的还能引起我们感情的共鸣吗？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无疑是应该继承的。但是，要从事这一工作，首先就要扫除一个拦路虎：语言的障碍。

恐怕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初次接触古代作品时，有的书，如《水浒》之类，大致能够看懂。有的书，如《左传》、《史记》等，则比较难懂，甚至基本不懂。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它们使用的语言，不是现代汉语。《水浒》这样的语言，叫“古白话”，《左传》、《史记》的语言叫“文言文”。它们都是古代汉语。文言文是在先秦两汉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语言，古白话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读文言文和古白话，等于是听两千年和几百年前的人说话，

怎么会没有困难呢？

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语言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从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在语法、语音、词汇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果不了解这些方面的变化，阅读古代作品就会感到困难。例如，古代汉语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是可以放在动词之前的。不了解这种语法现象，对《左传》中“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我不欺骗你，你也不欺骗我）这样的话就读不懂。又如，由于语音的发展，古代读音相同或相近的一些字到后来读音不同了。不了解这一点，对于《离骚》中“肇锡余以嘉名”中的“锡”通“赐”也就无法理解。但是，在阅读古代作品时碰到的最大量的问题，还在于词汇。试举大家熟悉的《曹刿论战》的第一段为例：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这一段文章中，语法基本上是和现代汉语一致的。除了“刿”字比较生疏外，别的字的读音也都不难。如果我们读不懂，那么主要问题就在于词汇。其中“焉”、“曰”是古代汉语特有的词语，“乡人”是“同一乡的人”（“乡”是古代国都附近居民组织的一种单位，据说周制是12500家或10000家为一乡）；“见”是“谒见”、“拜见”；“鄙”是“鄙陋”，目光短浅；“间”在这里是“置身其间”。这些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都不一样。“肉食者”在这里也有特定含义，不是指一般吃肉的人，而是指做官的人。要读懂这段文章，就必须了解这些词的意

义和用法。

古白话与现代汉语比较接近，但也有不少词汇与现代汉语不同。如《水浒》中的“翦拂”、“造化”等。读《水浒》时有些地方不全懂，主要也就在于这些词汇。

古汉语的词汇，就其和现代汉语的关系来说，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手、山、水”等。这是汉语的基本词汇。它们是最稳定的，从古到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要掌握这类词汇，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但从数量上讲，它们在全部词汇中只占一小部分。第二类是上面所举的“曰”、“焉”以及“翦拂”、“造化”一类词。它们只在古代汉语中（或者只在某一个时期的古代汉语中）使用，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这一类词的数量不少。其中有的在古汉语中是常用的，有的就是在古汉语中也是偶尔一见。而对于初学古汉语的人来说，这些词都是陌生的。尤其是那些古汉语中常用的词，更需要我们认真去掌握。第三类是上文“见”、“间”、“鄙”、“乡人”一类词。它们在现代汉语中也还在使用（或者作为词素在使用），但古今意义却不相同。如果不知道它们的古义，读古书就会读不懂或者理解错。（例如，把“乡人”理解为“乡下人”，那就完全错了。）这一类词大多是常用词，在古书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对这一类词，更需要我们下一番功夫，弄清楚它们古义与今义的差别，才能真正掌握它们。如果我们经过努力，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常用词（包括上述第二类与第三类的），那么，阅读古书就会顺利多了。

古汉语的词汇有实词和虚词之分。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古汉语中量词不多）。虚词包括副词、

连词、介词、语气词。代词本应属于实词，但是按照我国传统的分类，仍把它归入虚词之中。虚词是古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词义的发展演变等方面，虚词和实词有着共同的规律。但是它和实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虚词所表示的主要是语法意义。关于虚词的这个特点，应该有专书来论述，在这本小册子中就不涉及了。

学习古汉语词汇对于阅读古书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那些不想专攻古代史或古典文学的人来说，学习古汉语词汇是否关系不大了呢？不是的。虽然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从事古代史或古典文学的研究，但每个人却都必须用现代汉语来交谈、阅读、写作。这就有一个正确地使用现代汉语的词汇和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语汇的问题。就我们整个民族来说，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也需要进行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和不断丰富现代汉语的词汇。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古汉语的词汇。

现代汉语是从古汉语发展而来的。古汉语的许多词汇，还以各种形式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如果对古汉语词汇这个源头缺乏了解，那么，对一些现代汉语的词语也就只能是一知半解，甚至在使用中会发生错误。

例如，“莫”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是“不要”的意思（它在普通话中用得较少，但在现代汉语的一些方言中很常用）。这个意义，一般都是能了解的。但在我们现代的作品或交谈中，还有这样的话：“一个人的幸福莫过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这个“莫”又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拿“不要”来解释

是说不通的。如果我们学习了古汉语的词汇，知道这个“莫”字在古代是一个无定代词，当“没有一个”、“没有什么”讲，那么才算真正搞清楚了现代汉语中“莫过于”这个词语的意义。还有，现代汉语中还可以说“莫不是他也忘记了？”这个“莫”又是什么意思呢？显然，它既不是“不要”，也不是“没有一个”。原来，在唐宋时“莫”字有一种用法是表示拟议、推测，最著名的例子是“莫须有”。史书记载：秦桧诬陷岳飞谋反，韩世忠去责问秦桧有什么证据。秦桧回答说：“莫须有。”意思是“恐怕有”。“莫不是”的“莫”就是这种用法的遗留，意思是“会不会是”。这个例子说明，弄清楚一个词在古代的意义乃至它的历史发展，对于理解现代汉语词汇是很有关系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盗窃”这个词中的“盗”，是“偷”不是“抢”，“走狗”这个词中的“走”，是“跑”不是“行”，这些都保留了古义。至于现代汉语成语中保留的古义就更多了。如“兵不血刃”的“兵”是“武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的“树”是种植（“树人”的“树”引申为培养），“木”才是树木。有的人把“不刊之论”误解为“不刊登的言论”，那就是因为他不了解“刊”在古代有“削”的意义，因而也就不知道“不刊之论”是无须删削的言论，即不可更改的至理名言，于是就把成语用错了。

我们不但要正确地理解和使用现代汉语的词汇，而且要吸取古代汉语中有生命力的词语以丰富现代汉语。在这方面，毛主席和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说：“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

用“束手待毙”来形容坐等失败。同篇文章中说：“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用“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形容无休止地向人民征收赋税、索取财富。运用文言词语，表达得非常形象、生动。这是人们熟知的例子。鲁迅在小说《故乡》的结尾说：希望新一代不要“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要“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要“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也是很恰当地吸取了有生命力的文言词语，描述了旧社会里三种不同地位的人的不同生活。我们每个人在掌握古汉语词汇的基础上，也都可以吸取其中有生命力的词语，用来丰富自己的语汇，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当然，这要使用得恰当。如果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而滥用古汉语词语，或者自己本来不甚了了就随便乱用，那样效果就适得其反了。

除了上述两方面外，学习古汉语词汇还有助于了解古代社会、历史、文化。

在语音、词汇、语法三者之中，词汇是最能反映社会的面貌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产生了新的事物，就必然随之而产生新的词语；反之，当一些旧的事物被历史发展淘汰时，相应的词语也就会随之而在语言中逐渐消失。所以，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词汇，对于了解古代的社会、历史、文化是很有用处的。

例如，在甲骨文中已有“酒”字，这就确凿无疑地使我们知道，在殷商时期人们已懂得造酒。在《管子》中已出现“慈石”一词（《管子·地数》：“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这就证明我国古代对磁石的发现和使用，不会晚于战国。“牧”这

个词，在古代既指放牧牲畜，又可以表示“牧民”（统治人民），这就清楚地反映了古代统治阶级是把劳动人民当作牲畜一样看待的。“百姓”，较早是指贵族（在较早的时候，只有贵族有姓，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的），到战国时变成和“众庶”（平民百姓）同义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许多奴隶主地位下降，“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这样一种社会大变动的状况。

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国古代有一部书叫《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其实，在当时《春秋》并不是鲁国编年史的专名，当时各国的编年史都可以称为《春秋》。如《墨子》一书中就出现过“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齐之春秋”等说法。那么，为什么编年史叫“春秋”呢？晋朝人杜预解释说：编年史是“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意思是说，是以“春秋”来包括春夏秋冬四季（现在叫“四季”，古代叫“四时”）。但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要举“春秋”以表示四时，而不举“冬夏”呢？这在古代也有种种解释，例如说春秋是“二始”，春是阳始，秋是阴始等等。但这是不可信的。《庄子·逍遥游》中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又说，上古有一种叫大椿的树，“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为什么这里也只说“春秋”不说“冬夏”，而且以“春秋”作为一年呢？因此有人认为，并不是举春秋以代表四季，而是在西周以前一年只分春秋二季。再看一看甲骨文金文的记载，里面找不出表示季节的“冬”“夏”两个字（甲骨文中的“夏”是“华夏”的“夏”，“冬”即“终了”的“终”，都不表示季节）。“春”、“秋”这两个字倒是有的，尽管各家的看法不完全相同。将先秦典籍中和甲骨文金文的有关材料综合

起来考察，我们认为，说西周以前只有春秋二季，后来才发展为四季，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在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方面，郭沫若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的。他的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对古代词汇的研究来考察古代社会。例如，《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中也有类似记载，不过孟子认为天子是一等，公、侯、伯各一等，子男同一等。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唐朝的孔颖达认为，《礼记》说的是夏商的制度，《孟子》所说的是周的制度，以此调停两说。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对。郭沫若通过对殷周金文的研究指出：在金文中，各国诸侯都可以自称“王”，公侯伯子男的称呼也不固定，并无高下之分。如《春秋》说鲁国诸侯是公，但在金文中也可以称侯；《春秋》说楚国诸侯是子，但金文中也可以称公、侯和子。可见，所谓“五等爵”是战国时人的虚构，历史上并不存在。又如，郭沫若根据金文的材料得出结论：在商朝和西周，亡父称“考”，与“考”相配的是“母”；亡祖称“祖”，与“祖”相配的是“妣”。而把亡父亡母称为“考妣”的是战国时期的用语。据此，《尚书·尧典》中“如丧考妣”一语，显然是战国时人伪造无疑。（详见郭沫若《金文丛考》）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对于了解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随着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将会越来越深入，研究古汉语词汇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二 词汇的历史发展

我们在学习古汉语词汇时，要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它。有人误以为古汉语词汇是一个平面上的东西，以为从先秦到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词汇都是一个样儿。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当我们读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作品时，就会感到他们所用的词汇已经与《史记》、《汉书》有所不同了；而读《史记》、《汉书》时，又感到它们的词汇与《诗经》、《左传》也不大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斯大林语），只不过这种变化是通过渐变的方式实现的，所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不容易觉察得出来，时代愈久远，这种发展演变的情形就会看得愈清楚。

甲骨文以前的词汇情况，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从甲骨文以来，汉语词汇是以新词不断增加的总趋势向前发展的。譬如：甲骨文时期用以表达衣食住的“只创造了15字，金文期就创造到71字，说文期更增多到297字，几增多于甲骨文期20倍了”（见郭宝均《中国青铜器时代》246页）。文字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词汇的增多。甲骨文期表达衣食住的当然不可能只有15个词，但总数一定少于金文期、说文期，这是毫无疑问的。

古汉语新词的增加，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一大关键。在此以前，有关生产活动及日常生活的词汇占很大比重，抽象名词，概括性的词汇，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词汇，比重较小，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类词汇大大增加。另外，甲骨文时期，虚词还不怎么发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古汉语中的虚词基本上都产生了，后来形成一套文言虚词，在书面语言中具有很强的活力。

春秋战国时期，新词的增加以单音节为主。唐宋以后就不完全是这样了，而是以增加双音节词为主。语言的音节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单音节词增加到一定限度后，如不加以节制，就会造成很多的同音词，用双音节构成新词，就能在不增加音节的基础上造出大量的新词来。还有，一个单音节词所能容纳的义项也是有限的，它包含的义项太多了，势必造成表达、交际上的混乱，于是由两个意义相关的单音节词组合为一个双音节词，就为新词的产生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古汉语词汇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新词的产生，也有旧词的消亡。新词的产生与旧词的消亡是同时进行的。所谓新词与旧词，本来具有相对性。“耒”“耜”在农业社会初期是一对新词，到铁犁、牛耕出现之后，耕者已不必“有一耒一耜”，“蹠耒而耕”了，这一对词也就在口语中逐渐消失了。

对于词的消亡，我们不要作简单的理解，它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词在口语中早就消亡了，在书面语中却长期保留着，文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词属于这种情况。有的词在“通语”（即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通话）中消失了，而在方言中还保